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一七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社論

如何迎接盟軍登陸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三月九日日軍突然地解除越南法軍的武裝；這指示着，盟軍從海洋跳上大陸的下一次攻勢已經迫在眉睫了。從整個太平洋戰爭的發展看，日軍的解除越南法軍的武裝，猶如去年春天德軍的佔領匈牙利，日本的「亞洲堡壘」開始動搖了。

由於盟軍的迅速解放菲律賓和順利佔領硫磺島；盟軍在南太平洋下一攻勢的方向顯然是在南中國和越南海岸：在這裏最適宜於登陸作戰的地區有大鵬灣，廣州灣和越南的金蘭灣；不管盟軍是採取同時或連續登陸的方式，盟軍在南中國海岸的登陸不久就要實現了。

如所週知，盟軍在南中國海岸的登陸有兩大任務：第一建立空軍基地，組織穿梭轟炸的體系，用壓倒的優勢空軍切斷日本和它的南洋佔領區的交通；第二，打通海口，輸送武器，裝備中國部隊。

有人以為盟軍一登陸，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但實際上，真正的問題正從這裏開始。

首先盟軍一登陸，馬上就碰到和我當地游擊隊配合作戰的問題。為了打擊敵人，我們游擊部隊和盟軍的配合作戰是絕對保證了的，但盟軍怎樣和我游擊部隊配合呢？這是一個急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在這裏，中國民主團結的內政問題提上了緊迫的國際議事日程。這是一。

其次，盟軍可能登陸的地區和我們正面戰場的部隊之間還隔着一段很大的距離；這距離由誰來打通呢？這顯然是不可能完全由盟軍來擔負；我們必須跑上前去，這就是所謂迎接盟軍登陸中「迎」的問題；假如我們正面戰場的部隊沒有跑上前去「迎」的能力，我們是不可能和登陸的盟軍「接」起來的。

問題不止於此。實際上，在我們沒有談到跑得上跑不上的問題以前，我們還有一個站得住和站不住的問題。過去曾經有人以為盟軍一旦在華南登陸，敵人就會從華南撤退了；現在證之於日軍在越南的蠢動，在盟軍行將登陸的前夕，敵人不僅沒有從任何地區撤退的象徵，而且還大有向我西南大後方發動再一次蠢動的可能。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站得住嗎？提防敵人的蠢動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課題。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盟軍的登陸為期愈近，動員和團結全國抗戰力量的基本問題就更加迫切；盟軍的行將登陸不是把問題掩蓋了，而是把問題尖銳化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副國務卿格魯先生一再強調：中國民主團結的問題不能拖延，而必須「在這過渡期間成立協議，完成統一的軍事勢力，以應付未來若干月間重大情勢」的原故。

重大的情勢在迅速地發展着，民主團結的問題再也不能拖延了。

有人以為我們即使不能迎接盟軍登陸和配合盟軍作戰也不要緊，因為盟軍在結束了硫磺之戰以後，在中太平洋可能先到日本本土登陸，「海上日本」垮了「大陸日本」是不足懼的。這是一個正在爭論中的問題；其最後決定不能說對於在中國大陸上的對日作戰沒有影響；不過，這一個爭論發展到今天，由於硫磺之戰的經驗和教訓，人們已經開始認識了：這當中的關鍵不僅繫於日本本土淪陷了之後大陸日本是否能繼續作戰；而是在沒有談到這一理論問題之前，人們得攷慮，進攻日本本土是不是一件那樣容易的事情，三月八日尼米茲元帥的談話充份地闡明了這一點。不管盟軍採取哪一種戰略，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不能忽視，而且最後一定被大家認識的，那就是：要打垮日本，不在中國大陸上進行犧牲重大的連番幾次的決戰，是不能想像的。日本在太平洋上已經被迫後退三千哩，但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聽到過任何地區的日軍有自動撤退或投降的事情；假如美軍已經打到馬尼剌，所羅門羣島的日軍還在抵抗的話，那麼，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盟軍縱即在日本本土登陸，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區的敵軍會撤退或投降的。「一不撤退，二不投降，」四百萬陸軍拚到底——面對着這樣一個敵人，只有一個辦法：打死他！要打死他就得要進行連番幾次的大陸上的決戰；而在這犧牲重大的決戰中，擔負着主要作戰任務的是我們自己，不能是旁人。

問題是不能逃避的；重大的情勢在迅速發展着，為了迎接盟軍登陸，我們的道路只有一條：立即結束一黨專政，迅速實現民主團結，動員和團結一切抗戰力量，在中國的土地上消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美國歡迎當美軍在中國登陸時

進入一個統一團結的國家

延安方面渴望和美國陸軍合作，「當敵人和盟軍在東南亞作戰時，盡量在華中和華北困擾敵人。」

◇羅辛格作，載二月九日外交政策彙報◇

二月三日美軍進入馬尼剌——除第一批美汽車隊從印度新開闢的公路進入中國邊界之後還不到一個星期，使時鐘倒轉到太平洋戰爭初期的時候了。馬尼剌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淪陷敵手的，不到幾個月的功夫，滇緬公路也被切斷了。菲律賓人民在日本統治下還受痛苦已經將近三年了，這期間中國所能得到的外援完全依靠空運。但是今天菲律賓已完全走上了解放的道路，日本對中國的封鎖第一步被打破了。這些光榮的可紀念的事件——特別是從敵人手中解放了盟軍戰俘，也有重要的軍事意義，因為它們已奠定加強中國戰時努力和美軍在中國海岸或台灣登陸的基礎。在已被蔣委員長命名為史迪威公路的滇緬公路上，除一批美國運輸隊長達六英里，其中有吉普車、救護車、中型和小型大砲，以及彈藥軍火和其他供應品的卡車，總計幾百輛。

無疑地中國供應的前途比過去四年中任何一個時候都光明，但是不許誇張好的一方面，因為[illegible]國內生產合起來仍遠落於中國需要的數目。不幸日本現在正盡它最大的努力，加強防禦阻止美軍登陸。這的結果就是目前日本在中國東南進攻的意義。日本已佔領了粵漢線殘餘部份，並且威脅到去年中國軍隊撤退以後仍握在美國手裏的前進機場。

美國陸軍希望與中國游擊隊和中央軍合作已有明確的跡象。目前[illegible]跡象之一是差不多千噸美國紅十字會藥品和器材——包括[illegible]、顯微鏡、X光設備、外科用具和其他醫藥供應品——已由空運隊運往延安。這些藥品和器材被送到延安去是和美國軍事代表團[illegible]所做的堅持中國共產黨區域醫藥活動的報告有關係的。

無疑的中國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游擊隊也正渴望和美國陸軍合作。所以近來日本無線電廣播說游擊軍已[illegible]秘密機場以備美機將來使用，是有理由讓人相信的。事實上，延安軍總司令朱德也曾特別提到建築飛機降落場是使他的軍隊能與盟軍合作打擊日本的方法之一。朱德還提出其他幫助美軍的方法：[illegible]關於敵人的情報，擴大援救盟國飛行人員的協助，『[illegible]的海岸地方，以糧食供給盟方的潛水艇，供給盟方[illegible]當敵人和盟軍在東南亞作戰時，盡量在華中和華北困擾敵人。』

美國對中國的既定政策已由副國務卿格魯在一月廿三日的談話中再度表示出來。他說：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協調的完成，『將是令人很愉快的事件……，我們誠懇地希望一個強大而團結的中國繁榮滋長起來，[illegible]中國方面達到這當的努力。例如我們美國政府也盡力向此目標作適當的調解工作等。』這是否將有任何成果，很難預料。無疑地美國非常歡迎的是當美軍在中國登陸時，是進入一個團結統一的國家，這樣美軍就沒有在某些個別區域必須跟某些政府當局交涉的問題了。（完）

民島美軍克四村鎮

巨機炸東京名古屋

硫磺島殘敵被切成三段

印度基地巨機炸新加坡

（本報綜合報導）東京在被轟炸後，關島美軍第二十一轟炸機隊十一日宣佈，二十一轟炸機隊的超級空中堡壘又出擊東京，結果情形和上次出擊不相上下，該區有十五方哩的工業及商業區被炸平了。東京廣播說：東宮也被炸了。但該隊李梅司令說皇宮並不是轟炸目標。轟炸東京的第二天十一日，由馬里亞納基地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三百多架，出擊名古屋。（按名古屋是日本的大城市，也是日本主要工業區之一，人口約百五十萬，是日本飛機船艦等業的中心。）對於這兩次的轟炸，李梅司令說：美機的出擊[illegible]，轟炸的目標由肉眼都可以看得清楚。他又說：『我們正在每次增加出擊飛機的數目，日本所能達到的唯一希望，就是日本工業區的全部毀滅』！又美駐軍部十二日宣佈：印度基地的超級空中堡壘，今天白晝轟炸新加坡的工業目標。日本被摧自承：『損失極重』。

——（本報綜合報導）日方所傳美軍在民答那峨登陸的消息證實了。首先發佈此項消息的[illegible]十一日晚上予以證實，過之後，麥克阿瑟發表了這項登陸的正式消息。麥克阿瑟對外宣佈說：『美第八軍第四十一師[illegible]民答那峨島西南端的主要城市三寶顏[illegible]登陸時曾遭遇到極小的抵抗，並且迅速的推進[illegible]』[illegible]民答那峨西南[illegible]八百英里的[illegible]，加強對南中國海的封鎖。（[illegible]）菲律賓[illegible]登陸的第二十一個島嶼。美軍[illegible]首先在民答那峨島西南部登陸。

民答那峨島

三寶顏

巴西蘭島

卡加揚

美機襲擊台灣高雄，投彈八十噸。拉布爾、卡維恩和布干維爾等地也被炸。硫磺島上的美海軍陸戰隊第四師越過日軍防線以後，已打下了硫磺島東部海岸的灯塔據點。現在島上的日守軍陸戰隊，已被切成三段了。美艦隊總部說：島上日寇殘餘守軍，已經美海軍陸戰隊第五師驅逐退守島上北邊。海軍陸戰隊也已繞過了敵軍某一據點。又關島太平洋艦隊總部宣佈：以硫磺島為基地的陸軍戰鬥機，已經和航艦飛機共同協助地面部隊作戰了。

尼米茲元帥確定的說：

進攻日本是陸軍的任務

「敵人仍將保持他們在亞洲大陸的地位，直到我們在可能切斷他們交通的地區駐有海空大軍而後止。」

『關於美艦在何時何地和如何參加作戰一事，已轉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中央社舊金山十一日聯合眾電）尼米茲元帥告訴記者：『我相信日本戰區一部的指揮』，進攻日本是『陸軍的任務』。尼氏論到[illegible]部人事問題的討論說：「這對作戰努力，極有損害」。[illegible]打通[illegible]。他相信去年十月，日本艦隊所受的重創，今日已經恢復原狀。日艦隊準備再出一戰，但[illegible]出而阻我進擊，最適合我方的作戰計劃，[illegible]等於戰事的及早結束，[illegible]。日方至今所損失[illegible]。

尼米茲說：「他和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福拉塞上將，關於英艦在何時何地和如何參加對日作戰一事，已得到完全的協議」。他並對英海軍歷久以來的戰鬥能力，讚譽備至。他說：日海軍實力比英方的戰鬥力量處於孤立的軍隊，大約佔戰艦總額百分之十。[illegible]必須謹慎選定有利時機才敢出戰。我們的戰略[illegible]集中於[illegible]，藉以[illegible]以待。日艦不能開往[illegible]東印度或南中國海，但敵方仍將保持他們在亞洲大陸的地位，直到我們在可能切斷他們的交通的地區駐有海空大軍而後止他們。

饑寒混亂籠罩北平城

人民蘊藏着復仇火燄

敵寇驚慌的說：「迄今最善收攬民心因而擴大其勢力者，當推共產黨」。

（本報延安通訊）在江南，自從去年盟軍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來，人民中就流行着『天快亮了！』而在華北，敵佔區內陷於嚴重的飢餓和混亂的同胞，也一樣燃起復仇的火燄，掙扎着，鬥爭着，敵偽說都再也不能忍受的厄運。敵偽的報紙雜誌上透露着這些情形，敵人更[illegible]我黨在淪陷區的影響和力量不斷擴大，[illegible]示極度的憂慮，以下所報導的不過是一鱗半爪而已。

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北平華北新報說：吃樹皮的地方，便是北京城西北角紅山的山麓下[illegible]村、[illegible]村、下[illegible]村等。這一帶離西直門有廿五里。居民根本[illegible]于吃樹皮。尤其是冬[illegible]有許多人把松樹枝[illegible]煮食。在[illegible]村，有一個七十多歲的教書老先生，他一天的食糧，唯一依靠便是幾個學生每天早晨上課時，帶來一窩窩頭。然而學生的家境也不甚富厚，都因無力向先生致送學費，窩窩頭而退學了。這分[illegible]的老教師，就把松樹上的枝和皮取下來煮食。

北平城內飢民在街頭搜尋食物。印刷工人偷紙偷鉛，每天只能吃六個小窩頭的清道夫，紛紛逃跑。[illegible]工資過高，小學教員三天吃一斤玉米麵（還是過去喂狗的），[illegible]的麵吃不到。

成乞丐化，向小東家討窩頭的可憐相！」（去年六月十一日偽「晉友」）學生哀號「冬被主管人驅逐出去，所以絕糧季末，不是學生就寒，便是教員啼飢，種種慘象不忍卒述。」（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偽華北新報）某中學每月除了月費，但只管廿天的伙食，每天一餐，不管飯，喝開水，就靠湯吃窩頭。教師為了生活，不得不去另謀出路，「上焉者當工，下焉者走路關門大吉」。（同上報）偽官吏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去年八月十八日偽華北新報載：「有中將武官某，三口之家，月入二千元，俸米六斗，每月須到俸米和紙煙完全售出，自己再購買本地麵粉食用，每日僅得一飽。入夜不點燈火，衣衫千孔百瘡。又某戶有子三人，都在學校，但所入竟不敷出，不得已兄弟三人每日分別到市內購買便宜紙煙，穢料[illegible]。」

我軍收復柳城遂川

瓦城敵寇頑强掙扎

（中央社桂南前線十二日電）柳城敵軍七日開始向柳州撤退，我軍乘勢猛攻，當晚攻入城內，將敵大部殲滅，完全克復柳城。◎桂平我軍四日攻入桂平以東重要據點江口鎮（離桂平五十里），擊守該城敵軍全數殲滅，我軍正擴大戰果，向敵人攻擊。

（中央社湘南前線某地十二日電）遂川縣城十一日晚十時被我攻克，殘敵官兵很多，殘敵由六路向贛州敗逃。

（中央社訊）中國戰區美軍總部十二日公報：中美混合團轟射井轟炸平漢路上漯河某村落三處，敵供應站起火。我機攻擊臨海與津浦兩鐵路，毀敵機車三輛，另有九輛受傷。[illegible]方面：我機炸河內東北甚會的公路橋，河內與諒山的鐵路也中彈，東廟二十輛汽車一輛受傷。十四航空隊炸越南土倫（即會安）的港口設備，可能打沉大型油船一艘，海南海峽有敵大型貨船一艘可能沉沒。

（中央社瓦城近郊中央社特派員十日專電）瓦城戰事進展情況還沒有關於日軍行將放棄作戰到底企圖的漂閱，不過他們在城內所據陣地日益縮小。昨晚曾有附射到戰案的目標，日軍又作反攻，他們殘餘的大碉堡也發出少數零星的砲彈，不過斷然還沒有伏戰和頑强抵守到底。瓦城山的南坡仍在日軍手中，下山的小徑[illegible]，敵軍[illegible]。

日寇獸行令人髮指

燒死馬尼剌上千平民

△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將討論控告日皇△

（中央社馬尼剌十二日合眾電）日軍在馬尼剌的獸行記錄中，本日又發現日軍增添了用火化方式，屠殺無辜平民的罪行。據最近繳到的日軍文件所載，日軍在美軍發動總攻擊前，曾在馬尼剌城內活燒平民千人。美軍總部發言人說：日軍燒死他們本國負傷士兵一事，以前在新幾內亞戰役中，已有所見，他們遺棄該地的野戰病院中，就有燒死的日兵。二月八日菲島女子學院中，駐有日海軍負傷士兵約五百人，日軍後來用地雷炸毀該院，後來又倒了大量油料，加以焚燒，企圖毀滅全部證據，以免發「敵」。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合眾電）相信日皇昭和最近將來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中，將被提名為戰事罪犯。消息靈通方面人士亦有預料：這項控告將得到委員會的贊同，該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現在所調查的第一批日本戰事罪犯名單中，並沒有昭和的名字在內。來今還沒有一國政府正式控告日皇，昭和可能特別只是因為他所居一國元首的地位，而被列於戰爭罪犯名單。但某方面說：英國主張取銷日本帝國皇室的制度，承認和德國法西斯主義頗屬類似。

歐洲美軍一部分

將直接開到太平洋

索姆威爾談美陸軍部計劃

（中央社華盛頓十日電）美陸軍後方勤務部長索姆威爾在該部成立三週年紀念日發表談話說：陸軍部計劃在歐洲戰事結束後，至少美一部份部隊將由歐洲直接開往太平洋。以前，至少[illegible]美休假，並遣散若干軍隊，其餘部隊將直接開往太平洋。

們在這個日子到來以前，將仍舊是我方的強大對手。尼米茲元帥最後呼籲船塢工人，繼續留廠工作，歐戰結束後，將要用全面的努力，以達成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目標。

（中央社舊金山十一日合眾電）電訊播：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福拉塞談：他的部隊已完成試驗，共供應線的任務，現已準備從事英美艦隊聯合作戰新美方基地的行動，英太平洋艦隊的百分之五十是實力充足的航空母艦，英艦將與日軍正式開戰。

斯密司中將

任美太平洋艦隊勤務艦隊司令官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珍珠港十日電）美海軍部本日宣佈：海軍軍令部前殿倫海軍中將，已奉命接替洪恩中將為美太平洋艦隊勤務艦隊司令官。考洪恩中將統率該隊四年多，該隊在這個時期中，實力增強十倍。這勤務艦隊負有替艦隊加油、供應並計劃供應前方基地的責任，海軍工兵大隊也在他的管轄之列。

發日寇陷埃扶役的淪陷區人民，他們心頭充滿復仇的火燄。敵前中國派遣軍報導部員石川信雄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他在鄉下「看到地裡農民恐怖和猜疑的眼光」，看到「從敵惡的眼光裡流露出來的神情」；以及他在南京時，「中國人處處路遇時，便吐一大口唾沫」的情形。『中國人還國民眾對日的心理非常強烈和頑固。中國人是蔑武不能屈，威嚇也嚇不了的。他們的在武力敵之下，而從心不從，「期待復仇。」（去年四月號「揚子江」雜誌）在這樣，敵寇又不得不提出共產黨在淪陷區的影響和力量，敵僞大川周明說：「迄今最善收攬民心因而擴大其勢力者，當推共產黨」（去年七月號「津津」月刊）。敵偽北平大政黨贊合與會提增四榮也說：「在中國，苦力、車夫、下層農民、小販等須些人，由於華北共產黨的感化誘惑，相當的改變了他們[illegible]日的面貌。」（去年七月號「揚子江」雜誌）

我國已撥巨款

修建昆明貴陽線

◀齊夫斯司令談▶

（中央社訊）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十二日發表昆明訊：後勤部司令齊夫斯十一日發表演稿：公路的工程人員未來幾月中將有新工作計劃。美國工程人員除已協助中國方面修建滇緬、川黔、保山間接線之外，並將協助改善昆明以東的路線，協助當局重新分配中國境內現有少數的美援汽油。中國政府已撥付巨款，用作未來修建這些重要路線，尤以昆明貴陽為然。齊夫斯說：「春夏到來之前，最迫切的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有可用的公路以及我們最的汽車設備。我們一向努力使其有現代化裝備的美國工程人員前來中國服務，我們現將手計劃，使他們到來，但短期內這事還不能實現。滇緬公路工程隊司令薛德洛克上校將在這方面實地工作，并主持這件事情。」

赫更伯格繼任

△△△十四航空隊參謀長△△△

（中央社昆明十一日電）美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十二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席上宣佈：該隊參謀長[illegible]調返國，業已遴選特職[illegible]赫更伯格繼任。

只有民主才有和平

美助理國務卿　麥克利希　作

（編者按）本文作者麥克利希氏爲新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是一個著名的理論家與詩人，曾寫過不少論著和劇本，在他發表的演說中不少表示過他對於未來世界和平的思想，他對於世界人民擁有熱烈的信心，主張統治世界之權應操在人民手中，只有全世界人民擁有民主權力，世界才有持久和平。本文發表於『民族』週刊，原題爲『人民是不可分的』。

『……我們這次爲什麼作戰？我們知道我們作戰目的是安排我們個人與政府間的關係。戰爭結果將決定今後幾十年間個人將以何種方式在政府之下生活。這一點不僅在法西斯國家有它的意義，在所有國家，甚至美國在內，也都具有同樣的意義。

『換一句話說，我們這次戰爭是在決定人們今後將做民主國的公民呢，還是做一個專制國家的屬民？

『此外還有一件事情是我們所知道的：就法西斯主義本身並不能解決這問題。如果法西斯得勝，人類必將都變爲專制國家的屬民。如果我們得勝，人類至少有一個機會變爲民主國家的自由公民。不過……因使這機會實現，我們光打贏戰爭還是不夠的。

『戰爭的宗旨並不是和平。和平本身並不能成爲宗旨，和平與戰爭一樣，是許多別的事物的一個反映，一個結果。水中的反映，我們不能用手去抓，和平也是一樣。

『我們這次戰爭的真正宗旨是建立一個能夠產生和平的世界；要使世界和平，這世界的權力一定要握在不好戰的人手中，而不好戰的不是別人，是人民。因此人民應該擁有大權，換一句話說，人類應該都成爲民主國的公民，我們作戰的宗旨是實現這一點。

『既然如此，我們進一步就必須說明，只有到法西斯主義……存在民主政治和平才有可能。如果世界某一角還有法西斯權力存在，這法西斯權力就在準備戰爭。所以我們如果真要和平，在人類沒有變爲公民以前，在人民沒有掌握一切的大權以前，都不能停止戰鬥。這不僅是在美國要如此，在世界各處都一定要這樣奮鬥。

『可是我們都真的了解這一點嗎？我們全體都有這種思想嗎？我們的外交人員，我們輿論界的中堅，我們的政黨領袖，我們大家自己——這些人是真的要做到這一點嗎？如果我們的真意是毀滅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就一定要試……界各處都民主，這是美國的最大原則。美國是奉行這個原則才成立的。我們必須切實實相信人民能夠治理自己，因爲他們能夠治理自己，也因爲民有民治的政府才能獲得和平。我們各到各處的人們真的都相信這話嗎？

『有的人並不，譬如法西斯國家的主人就不相信人民。他們看不起人民，因爲他們怕人民，因爲他們想要人民不許他們要的東西。可是也有些人他們不相信人民是由於抱有一個誠實而令人遺憾的偏見。他們不相信人民，因爲他們懷疑人民是否能夠在現代世界中治理自己。他們認爲現代的世界太複雜，人民不見得能了解，所以他們不能被給這世界。

『這些人都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和平，就必須和這些人鬥爭。這種對我們自己的懷疑是我們要鬥爭的。這種懷疑對於和平是一個大威脅。我們多數人都說我們相信民國的理論，認爲人民能夠治理自己，並且有權治理自己，可是我們這種話裡還有保留。我們對於人民治理自己的權力相信得還不夠深。如果因爲寬恕了人們對人民能力的懷疑，以致未能實現和平，我們的失敗，就是全爲信心不足。

『果真這樣的話，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爲在世界各國中我們美國是最應該有信心的人。對於人民的信心是一種很深的美國信心。我們這一輩人比前輩更應該接受這種信心。我們眼前有著具體的證據，我們自己的人民就是證據，別國淪陷區的人民就是另一證據。它們在極端的困難和危險中，人民能治理自己，能夠抗拒死和甚於死的壓迫的。我們已經得到證明：人民能夠實現「民主」這兩個字最高最珍貴的意義。』

『……那些抗拒德國的法國人，他們並不像兵士一般公開的戰鬥，他們是孤獨的，孤獨中受人拘捕追逐，在孤立無援地抗拒酷刑，身旁沒有一支友誼的手準備援助，沒有任何的鼓勵，可是，在這種孤獨中，他們永遠知道還有別人和自己一樣在奮鬥，他必須要保衛抗戰同志，因此被判審的愛國份子只要說一句話也許會使十幾個或百多人被捕。可是他們繼續沉默。

『這種在孤獨中的責任感不就是法國自由的最後證明嗎？就因爲這樣，在血和陰影中一個共和國又自己重建起來，她的每一個公民在完全孤立的情形下執行歷史所給與他的任務，每個人都自動擔負起那永遠抗拒壓迫者的職務。他們在選擇自己的自由時也給大家選擇了自由。在這樣一個沒有制度，沒有軍隊，沒有警察的共和國內每一分鐘都維持著抗拒納粹的精神，也沒有一個人沒有做到。』

『在這種法國的證據前面，在這全面抗戰的證據前面，我們還懷疑人民治理自己的能力？美國人民爲作戰的最大的努力也……在我們眼前，我們怎能說不信民主政治是可行的，不信民主政治不只在美國和其他幾個國家，而在所有地方都一樣可行的？那些「沉默和黑夜中的共和國」已證明了它是可能的。美國人民的戰時總動員也證明那些懷疑的人是錯誤的。現代文化並不太複雜，以致人民不能了解和治理。懷疑者所認爲不能做到的都已做到，而且是許多國家的人民是在黑暗中，在死的陰影中獨地做到的。

『如果我們也能夠懷抱那些抗戰人民對他們自己的信心，那麼我們也就能實現這次戰爭的目標。再如我們能重獲得那種激勵過美國創始人的對人民的信心，那我們就能贏得和平』。

從尼美根到盧森堡以東 萊因西岸德寇即將肅清

但澤蘇軍包圍圈更加縮小

西線

（本報綜合電訊）西線戰事暫時平靜下來，只有南面果馬堤橋頭堡和科不林一帶地區，還有一些稀疏的砲火。

從尼美根直到科不林，盟方四個軍（英第九軍、加第一軍、美第一三兩軍）平靜地守住萊因河岸，從這時起，北從尼美根南到盧森堡以東的德寇，快要肅清。所剩只有一個在科不林至康和另一個在沛恩爾（盧森堡以東）兩個小小的袋形地區罷了。可是，這兩個袋形，也都必要在最近幾天被消滅的。據路透社電訊，自從英第一軍發動萊因攻勢以來，英加軍俘獲德軍的數目是五萬人。

平靜當然是暫時的，平靜是在醞釀更大的戰爭，所以平靜正是揭開德國之戰最後一次的前奏曲。看吧：無窮盡的人流，無窮盡的滿載新軍火和一切作戰物資的車輛，正湧入萊因區，最大的戰爭需要最充實的準備，這就是平靜的原因。

但這種情況要繼續多久呢？我們的答覆和路透社的答覆一樣：就是只有在大戰揭開之時才曉得。據說，在果馬堤大規模渡河工作，也已經停止了。

另據合衆社的消息：盟軍在果馬堤的橋頭堡已深入了九哩多，寬度在兩三哩以上，東岸各橋頭堡業已打成一片。所有該地東岸德寇，已都已落入盟軍大砲射程之內。另據德方面十一日消息，盟軍一支又在果馬堤以北十哩渡河，但巴黎盟軍總部十二日公報，並沒有一個字提到。不過我們要認識到盟軍渡河的工作，還是要繼續進行的，將來的大戰不是單靠一兩個橋頭堡就夠的。

合衆社十一日消息：盟軍巴攻入科不林，而自德方廣播消息已予證實。盟軍十二日公報沒有提到。

另外十一日，行列長達二百哩的空中堡壘和解放式重轟炸機大編隊，分兩路對德國[illegible]區不來梅、漢堡以及基爾等地，進行轟炸，前兩地同時又是海軍中心，投彈數目達千噸以上。

東線

（本報綜合電訊）但澤前線包圍但澤的蘇軍，十二日把德寇地區壓縮得更小了。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部隊，現在已對準了波羅的海沿岸但澤港口三十哩的地方，同時另外的蘇軍，已從南面突入了德軍袋形陣地，地點是在但澤和罗尼亞間離海岸不到十哩的地方。

羅科索夫斯基一日一天內攻克了四百四十處以上的市鎮，並迅速把維斯杜拉河和斯德丁之間的德軍肅清了。現在德軍在這據守的地區，據合衆社估計，不過見方四十多哩。

在罗尼亞和斯德丁之間的德軍，已開始受到朱可夫元帥所部的威脅了，在這里蘇軍已突破德軍陣地進到波羅的海海岸，並及時地肅清了德寇在科爾堡口的一個袋形地區。

當蘇軍正積極進行上項肅清戰的時候，在希特勒德國的「後門」匈牙利前線，爆發了一連串的坦克戰爭。在十日一天裡面，德軍損毀的坦克達一百六十二輛！

今天的匈牙利前線在這個東線的形勢中，本來已經是一個次要的戰場，但爲什麼會爆發這樣激烈的戰鬥呢？讓我們抄一段英國新聞處的電訊來加以說明：

『倫敦評論家們，依照軍事原理，已無法解釋德軍在博拉頓湖兩面的攻勢，那里的攻勢，顯然是以強大軍力來進行的。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德國依然顧慮到（蘇軍）可能突入布拉的斯拉發山隘威脅德國南部。而那里正是德寇希特勒「最後立足」的堡壘』。

解放國嚴辦戰爭罪犯

—羅馬捕獲法西斯黨三十五名，保國賣國賊五十名被判死刑—

（本報綜合報導）歐洲解放國家對於懲辦戰爭罪犯，法國和保加利亞做得最有成績。意大利最近發生了墨索里尼親信羅阿塔逃獄事件（後來又被抓到了），懲辦戰罪的工作，也緊張起來。

三十五名法西斯「共和黨」地下組織的黨員，在羅馬被捕，其中有四名是解散了的法西斯國民軍的軍官。地下組織的主要組織者，是建築家安托尼奧比達，該組織的主要的司庫是伊塔洛·普斯。在陰謀者的房屋內沒收了武器。逮捕是在八日由意大利憲兵、軍警察和堅捍衛軍警察進行的。法西斯組織出版了雜誌「[illegible]」（第一版是一月十九日）。據『塞維茲奥·佛羅茲奥尼』報說，這個組織的人數，有二萬多人，在二月初，羅馬的法西斯地下組織，由那彭爾的中將布朗帝·馬斯特·諾托出奥斯管理，跨過地爾匯都魯和其他城市的意大利法西斯份子，布朗帝馬特樂德俊越過前綫，在羅馬市郊降落，並在那兒停留了兩天，他把訓令和基金，供給法西斯陰謀家們，使他們從事地下活動。據保加利亞無線電台廣播：諸佛西亞的人民法庭，在一百一十三名被控與法西斯份子合作罪的賣國賊中，把五十名判了死刑，十四名判了無期徒刑，其餘的人刑期不等。

巴黎十二日電說：前突尼斯總督埃斯特華海軍上將，被控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曾引德軍入突尼斯，今天法最高法院開庭審問此案。

魯爾區被炸後 損害很重大

（中央社倫敦十二日路透電）據新聞部官員說：該區遭受我方各城市而來的英機轟炸後，四百五十方英里的地區，已全失原貌。該地已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工廠了。

德突擊部隊 襲諾曼第

（中央社據法新聞處巴黎十二日電）十一日晨一時十五分，德國少數突擊部隊，曾襲擊諾曼第海岸，該部隊係從英倫海峽小島來的，法方將受損失，並被俘數人，雙方都有死傷。

希臘解放陣線代表 向美大使呼籲

如果政府繼續壓迫抗戰運動，就有發生混亂危險。

（路透社雅典十一日電）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和與政府簽訂協定的簽字人，昨天向美國大使呼籲說：『全希臘各地希臘民族抗戰運動，正遭受迫害中，如果此種反對左翼的情形企圖繼續下去，希臘有發生混亂局面的危險。』

波蘭臨時政府 設立計劃局

（塔斯社克拉科夫十一日電）波蘭政府設立了計劃局，從事西里西亞各礦山、鐵瓦和克拉科夫盆地的工業企業的恢復工作，計劃局將負起工業企業的保持、建造、開工的責任。

美國務卿 訪問古巴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九日電）美國務院宣佈，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從墨西哥城返國途中，到了哈瓦那，正式訪問古巴。國務卿在他發表的聲明中說：『我深信墨西哥城會議，已奠定美洲共和國中加強政治社會合作，和這半球利益以及全體人民的經濟發展的堅定基礎。究格加諸美洲任一國家的侵略行動，就等於加諸全體的侵略行動，在哈瓦那宣言。我們在墨西哥城會議中，也本此精神，依沙普爾特派克法案，防禦侵略，增強我們共同的安全。』

蘇多兩國 建立邦交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電）蘇聯政府已接受多米尼加共和國政府建議，建立外交與領事關係，並互派特命全權公使。蘇多兩國政府關於這事的協議，已具體表現在今年三月八日在墨西哥由蘇駐墨代辦羅麻波夫斯基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外長曼奈埃爾·伯那巴特爾互換的通牒中。

法共代表 致祭賽瑪爾

（法國新聞處巴黎十二日電）一九四二年三月被德寇槍殺的法國鐵路工會書記賽瑪爾的靈柩，今天運到巴黎東站，當地鐵路工人排隊接靈，法共黨特派代表多列士、加香、馬爾梯等獻花致祭。

美供應品數目驚人

索姆威爾說：兩個月運出的，等於上次大戰時運出的總數。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九日電）美陸軍後方勤務部長索姆威爾，今夜爲紀念該部成立三週年，發表廣播演說：我們在過去一年中，曾運送五千萬噸供應品和三百萬士兵到海外。他的部屬大略說：我們在兩月內運送到海外的噸數，和當於美國在第一次大戰時運輸所與將軍所部在第一次大戰中發射的砲彈的總和。我們的軍用鐵道現在已經越過西歐亞洲和北非，一千六百艘船艦在運輸隊指揮之下運送士兵和供應品環繞全球。我們在一九四五年的生產目標將比過去要大，因爲我在歐洲需要更多的重砲、彈藥、坦克，和比我們預計要多些的每一項物資。

羅斯福表示

上次雖沒有到巴黎，同戴高樂友誼沒有影響。

（中央社據法新聞處華盛頓十二日電）羅斯福總統對駐美的八位法籍新聞記者說：『沒有能夠往巴黎，甚爲惋惜。但我在歸途中不能訪問巴黎，同戴高樂友誼毫無影響。去年七月戴將軍來美，我曾同戴將軍暢談甚歡』。美總統在接見法記者前，有問到蔣委員長是否親臨參加舊金山會議，羅總統回答說，這事實很難預說。至於他本人用何種方式出席舊金山會議，總統回答說，還沒有決定。

格魯警告奧地利

奧國協助德國作戰要負責任，最後清算時，要考慮它對本身解放的貢獻。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日電）美代理國務卿格魯，今天在希特勒侵入奧地利七週年紀念日，發表聲明，重申美國政府對奧地利的政策。格魯在聲明中聲明，奧地利遲遲不對希特勒德國宣戰，在戰爭最後清算中，將蒙受其害。美英蘇三國政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中，鄭重宣佈德國政策。我們貫徹對奧國政策：奧國負有因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戰而無可避免的責任，以後清算時，自然要考慮它本身對於爭取解放將作如何貢獻。美國政府願奧地利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奧國人民要奈自己來決定和平安全和幸福，但奧國人民本身有這理想，並努力促其實現，才可達到這目的。

美對外經濟處訂定 中國戰後工業計劃

總額十億美元，將建立工廠九百五十三所。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日電）美對外經濟處官員今天說：該處已爲中國完成總額十億美元的戰後工業計劃，經該處派往中國的四十位美國優秀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工作一年以上的結果，中國政府已具有戰後五年計劃。這項計劃的發展，目的在『製造工業器材，使中國利用這些器材，作爲他們未來自樹模型』。並且說，這是中國請求『對中國工業給予援助』的結果。該計劃中，擬建立工廠九百五十三所。關於建立內部運輸系統一項的建議，就需額外費用十億元。計劃中包括下列各項目：鋼鐵、冶金、化學、和基本製造，動力運輸，生產方法，工業訓練和工業衛生，工業研究和設立工業技術書籍圖書館等。該處擬定這個計劃，是在戰後施行，而從前所擬增加中國戰時生產的計劃，可參對照。

美專家十二人到渝

生產局顧問孔萊和傑克遜將回美，新顧問卡內和勃魯克斯已到渝。

（中央社訊）戰時生產局新到美籍顧問卡內，助理顧問勃魯克斯，他們是來替換就要離渝返國的孔萊和傑克遜。又該局新聘的各種專家二十多人，專美的他們，多已陸續動身來華。現已到渝者十二人，計：康地（特別助理）、岳斯他勒（鋼鐵專家）、克萊、斯各脫（煤與煤焦專家）、伊文思（電力專家）、賈文（石油專家）、李吉歐、艾倫（化學專家）、藍德林（非鐵金屬鍛造專家）、斯傅和傑克布斯（機械鋼鐵和工具專家）。

、採煤、石油、化學和工具等部門。又說：生產局還從美國軍部和對外經濟事務局得到協助，本年軍需發展器和非軍事機關提出的租借物資清單，已送到聯邦中國物資供應公司去審核。

（中央社訊）戰時生產局於十二日下午四時，假該局會議室招待中外記者，到四十餘人，翁局長介紹由美到渝的顧問卡內和助理顧問勃魯克斯後，即報告該局四個月以來的工作概況，繼由孔萊顧問[illegible]。[illegible]部長在報告中，[illegible]生產局四個月來工作後，曾提出：生產局的工作，得力於納爾遜先生和他帶領的代表團。生產局顧問孔萊和助理顧問傑克遜四個月來，對生產局工作的研究和建議貢獻的建議。納爾遜代表團……

孔萊先生致詞，主要是介紹新顧問卡內先生和勃魯克斯先生。卡內先生是一個企業家和工程師，勃魯克斯曾任某商業組織的鋼鐵部經理，對於生產和設計的工作，極有經驗。另有二十多位專家來華，其中煤焦專家二人，鋼鐵專家六人，運輸專家一人，酒精專家一人，石油專家十一人，電力專家二人，化學專家二人，非鐵金屬專家一人，工具機械專家二人，孔萊特別指出：美國政府和工業界對中國戰時生產的關懷，在美國都需要專家的情形下，也願意分出一批專家，來中國協助生產的進行。

農·村·通·訊 從開縣看川東

魯冉

開縣這一個川東的頭等縣，它蟠伏在川東首府萬縣的北邊，相隔開巫大山。所謂『金開銀萬』的黃金時代，而今已成爲人們悵想中的事了。

還見原有四十幾家土法開採的煤礦廠，由於統制的結果，目前已只剩下七八家還在苟延殘喘的拖着；東陵山大巴山上的煤業，以及溫湯井的鹽業，統統都是民營的，他們都因爲利潤薄，捐稅重，加上地方行政機關的一些負擔，正在大批裁員減工，縮小範圍。

農民生活

除了蘇[illegible]著重工業」似的煤鹽以外，這兒還是川東的一個產米區，農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佃農，他們雖然年復一年的把血汗餵肥了土地，可是他們從土地裡所得到的，卻養不飽他們一家妻子兒女的肚皮。

人們都說去年是七成收，可是從去年九月起，農民就只有嚼紅苕了。

在川東，農民們終年勤苦的，省吃儉用，還是所剩無幾，因爲他們被沉重的地租所壓榨着。一般較的是採取三七分租（主七佃三），好些地方甚至還行着『二八』的分租法（主八佃二）。有些佃客在秋收之後，須轉給多量，或做點小生意，挑個背藥紅苕之類，但有些地主想偷肥田，根本就不許佃農種冬季，不然就以退佃來要挾。雖然當局提倡種兩季稻，在地主壟斷的窮鄉僻壤中，就行不通。

至於地主交租上糧，政府實行的累進法，每石要上糧三升九合（蓄合），上了八石半以上的，每石便交一斗四升。上糧時，斷乎大的人便吃便宜，因爲他們有的是錢，能夠[illegible]。苦的扶持[illegible]一般農家。除了繳的[illegible]小民。

川東一帶的農民，民性馴良，也愛勞動，然以從萬縣到開縣的一百八十里的平路上，沿沛肉鋪林，幾形成一條天然走廊，沿路都是絡繹不絕的挑力，他們挑着米糧、山芋、青炭、煤炭，爬一百多里的山路，到萬縣去出售，就便帶些日用品來到各鄉去賣。他們那樣的艱辛，可是鄉公所還時時向他們征收種種捐稅，美其名之曰攤款。

小縣僚。這樣他們就得常常在大財主的門前討借，以賣谷代替利息，多寡沒有準數，看主佃雙方的關係跟當時供需的情形，以及鎖根是否吃緊來決定。通常借一萬元，一年的利息是一石五到三石的黃谷，去年六千元一石的谷價來說，三石就是一萬八千元，但到年來，谷價至少又是一番。倘你沒點家屋田產做押的話，想借錢怕不容易呢？

鄉公所的辦公費、優待費、兵役費、……都要以家戶的租損來派納，甚至農民住的茅舍草屋，他們也要抽捐，抽佔分之二的房捐。

紅苕是農民們唯一的糧食，秋收一過，便自然地把紅苕拿到紅苕地裡去了。可是今年呢，八九月間秋雨連綿，紅苕在兩地裡泡上二十天之後，就會自然的慢爛，所以有些山溝裏就不得不從地裡挖起來，可是天氣時陰時雨，扛了又壞了，可是爛掉了，把紅苕爛掉了，損掉他們自己的一塊肉還要心痛啊。

兵役問題

在去年秋收後不久，鄉下又鬧傳着『抽丁』了。老百姓一聽這個字眼，他們就往往會連想到一個中子〔？〕門、抓人、綑綁、押送、被餓、「包欺」同死亡的黑影，這是像夢魘相似的。

剩這幾年他們逃亡走散，可是這兩年，鄉下抽丁的辦法，有些變通了，這當然又是一些殷富的營私舞弊，所謂保甲長的保作。他們以家家戶戶的情形，分成六個等級，「攤壯丁費」，然後再出錢買。今年頭等二千五，二等一千五，三等一千，四等八百，五等六百，六等是孤兒寡婦三百四百不等。

去秋開縣全縣共徵萬多人，每鄉超碼都超一百五六到二百以上的人，以每鄉十四保，每保十五甲計算，也快上一甲一丁了。每甲十二三戶不定，就要科包兩萬多元，才能買到一個壯丁。至於出不起錢的，不問是否獨子，到不到服役年齡，家庭負擔怎樣，丁家屬，從沒見過一分文政府的撫卹金和優待費等。至於其他的優待條例，那就更別提了。大師囑字。

們，或是兒女兄弟滿堂，對他們不僅是繳兵濮默，對他們饒倖是秋毫無犯。總之，族長、鄉鎮長、保長、甲長、真是發財的好機會。自從這種買丁辦法興出之後，鄉長便成了所有出征軍人家屬的唯一家長，樣樣政府對出征軍人家屬的一切優待，只能肥了鄉長一班人。這種買丁的辦法，除掉肥了一些保甲長之外，連緊收兵處的一些小卒們，也肥起來了，他們隨便可以扯個什麼身體不及格的理由，拒絕接收，因爲他們實際上都知道這些壯丁都是些替身，一旦他們非要收人不可時，他們便可以得到三千兩千的報款，而且還可以找到頑把油大，這一類的事情在鄉間都是明目張膽的，他們的話等於「聖旨」，這方那個人敢說個「不」字。

……買賣壯丁在鄉間既然是上了軌道，因而鄉市關生的「壯丁販子」，每到徵丁時節，便大施活動，往上，他們勾通着鄉長保甲長，往下，他們交結着地痞流氓，用錢用勢引誘着那些窮苦無依的貧農，「賣了吧！不然二天拉到你，那怕還錢領得不到手呢？」這樣兩萬元的攤費，經過鄉保甲長以及販子的再三剋削，真正能到手的要寶着的手裡時，怕最多也不及半數了。據說：還有一種同當地駐紮部隊取得相當聯繫的大壯丁販子，以這樣買賣出起家的還不少哩。

教育的現狀

開縣在川東，並不算小，有七十餘萬人口，據五年前的調查，全縣應受國民教育的兒童有六萬人之多，五年後的今日，他們都到了受中等教育的年齡，可是開縣只有三個中學，縣一中在城裡，縣二中在臨江市，一中要有二三十年的歷史，可是辦得像中學只是一年半以前的事，現在有七百多學生；縣女中還不到三百餘人；縣二中有四百四五百人。除一中還有圖書儀器以外，其他各校的設備是談不上的。

由於目前的國民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不合實際，不能學以致用的緣故，一些家庭多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私塾去唸書。據調查有的中學生，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讀過私塾的。

局樣的在一個中心小學讀一個保國民校裡，女生最多只能佔全校的四分之一。這也是教育現狀的一斑。

馬拉格

——箇舊錫鑛紀實之一

苦力

一

我初進入□□的日子，在工作中，一有「歇氣」（休息）吃煙的機會，或是在上工的「窩棚」裏拉着繩索，工目（工頭）還沒有走到工作場來的時候，我總喜歡去站在工作場的大鐵門外，抬着頭，望着綠色的，高聳的老陰山那一片邊邪似的「紅石岩」（註一），望着那閃光的四根「索道」，由山頂上面某種巨型的「土堆」抖掉的「機倉」下，像風箏的線一般在狂風中擺抖、悅動。「飛兒」像一隻紅色的大爬虫，迅迅的上下來往。「嗶咯嘞——」，鐵輪駛過「索道」節頭，發出清脆的響聲，當經過平靜的空際，由山滑反響到田野、大埔的每一個角落。下來的「飛兒」，都是裝滿了亮旬旬的紅色的「礦」（註二），有時也站一兩個人在裏面，衣襟在隨風「弗！弗！」飄，紅色的羅布更鮮明、更紅得可愛好看了。上去的「飛兒」裝着一些煤、鹽巴、饅頭、鹽子、蔬布、小菜、米……等等雜貨，一直要到「工目」的皮鞋聲「咯，咯！」的由後面遍來時，我才歸在砂地上去工作。然而那「飛兒」駛過「索道」節頭的清脆響聲，一次又一次的在震撼着我的聽覺。我雖然模模的知道，「飛兒」是由很遠很遠的漲山輸送「礦」到老陰山腳的「洗砂廠」來洗練、磨粹、除泥，淘出「礦砂」，冶煉出閃光的「大錫」；我卻不知道大堆的「礦」是由那裏挖來，砂工們怎樣在山肚子裡開擴、採挖，怎樣運上山來。我問同我在一處的洗砂的小工老馬：「洗砂廠的那些碎土是從那些地方挖來的？」

「是馬拉格。」他回答。

「馬拉格地方會比這裡好吧！工人們好不好幹活？」

「說到幹活拉礦，這些地方沒有那一處好幹。馬拉格的活苦有好些，不說得，老李在那裏推過礦，他比我明白。」

於是我又把老李喚來問我，他在一處洗砂，從「作活」，談到那裡的情形。他說：

「……馬拉格是箇舊四十八大廠，數一數二的大廠。如今廠情不好，差不多不起，廠的還不夠吃飯，冷淡了。我們公司僱又進人，近來情形，我不大明白，前些年頂熱鬧就算那裡，上萬數人幹活。人們就時常這樣唱：

倚着老陰山，
纜索來拉礦，
倚□馬拉格，
纜繩來拉水。
下「吊井」（註三），「大擠塘」（註四），
拉礦好似見閻王。
進「平坑」（註五），抑「抖推」（註六），
礦頭（工頭）好似催命鬼。
喉嚨！上來，下來我……

百千人進山選好吼得聲耳。你走到「大爐塘」上，我把給你們，」……

指着由市街出來綠上老陰山邊遠來的那段黃色馬路說：「從前，人、馬像螞蟻搬家，由山頭到橋上拉一根草鞋子，馱鹽、馱德、馱羅布、馱茶、米……臭石頭（礦石）、馱茶、豆……提風的「馬哥頭」，屁股上都插着「十響槍」、「大一拉八」，「紅羅布草鞋尖上一大朵「紅洋梅」花，草帽，纏手巾，白短衣「小麥子」（銀幣）往扣，「叮叮噹噹」的閃閃，一路白天夜晚不停的歇臘。石屏、臨安、開化、曲靖，招來的弟兄（礦工），一個月千數的路上去，在那裡會像現在這點鬼甚于，臭嘴老婆都不飛到路上去歇一歇。……」

我們下了「大煉樣」，仍然踏在砂地上幹活路，但他的喉仍然咕咕的訴說：

「……有人說馬拉格跑礦山，是一匹弄跳的野馬，馬拉格就是一匹挨腿。馬的「腿」肥壯的，肉孩子，那裡山的茂樹都是大碗口（註七）。礦頭子（註八）挖不完，採不盡。索道、飛車，白天夜晚，一分鐘都不停的拉（運）。跑廠的腿，肉是會生長的，還話不錯，在公司裡上萬人，開辦三千多年，有錢的千萬，活路就在這塊馬腿上。馬拉格，是天堂，是極樂的世界，千萬人多想着到那裡去打旺洞（註九），發大財。石洞「李恆」，好幾家百萬財，都是在那裡發毛。也有幾千百家大老闆、大商號，被馬脚踏死在那裡翻不了身。初初到那裡辦「礦」的人，坑硬得挖。馬拉格，這妻弄趣跳隊的野馬脚，無人拾得住。後來，××來創辦公司，到外國去請洋人、買機器、鋪鐵的脚柴（索道）。這些野馬的脚，東洋人來用鐵柴拴住了，由馬拉格，一直拴到老陰山，再拴到山脚，指着洗砂廠的那些滾頂的機器。野馬被制服了，公司就在這匹馬腿上打吊井，開平坑，水用機器扯上去，洗用絞車絞上來。公司就一天天發達了。年年產幾萬噸大錫，裝火車、鐵洋船，送到香港賣給洋人；也買來了洋貨、洋麵包、洋牛奶、綢緞布疋，供洋人用。公司替把洋人看成仙人，洋人，一天要吃三隻雞，五只鴿子，幾十隻蛋。大洋樓就是蓋給洋人住的。那裡真是他境樂樂的世界，紀紀落地都不粘灰，纏地毯興的輪廂花（花磚），外面看我兒，裡邊不通風（暖氣）。洋樣一天到晚，洋婆娘、洋婆出，洋狗跑在洋人身上跳舞，唱洋戲，打洋球……

「年年逢正月十六，礦王大會也就在馬拉格做。這天，這地方四十八大廠的老闆、先生、礦頭、弟兄（礦工）（速寫路裡拉一塊包」的碼頭，也要息三天氣），坐轎的、騎馬的、跑腿底板的到那裡去歇會。朝山、殺豬、宰羊、獻礦王，祈禱能打旺洞。公司裡的經理，也要陪着洋人到礦王新廟面前行三個鞠躬禮。礦王廟，三天三夜唸經，興盛鄉娘，和尚道士唸經拜懺，敲鑼吹天，搞山燈野扯，鐵鑼、撞鐘鼓，幾十萬人開鬧得，搭戲臺，唱大戲，要龍燈，跳獅子，「跳樂」（註十），人山人海，三天三夜。……」

我聽着老李講完了馬拉格神奇古怪的故事，準備第二天約兩個朋友和老李到馬拉格去。

二

當天下了工，就去找放利錢吃飯的張大嫂，借了三百塊錢，到街上餵食館裡買點到路上吃的粑粑、餅餅。第二天請了一天事假，太陽剛冒山，叫着老李和爾父三個人，提着四，就到洗砂廠，在倉堆上。等着礦運上下的飛車站完，招呼個兒的弟兄（礦工）把「飛車」的爬個了，我們就爬上了「梯架」，鑽進「飛兒」上，立刻就「隨着索道轉」「索輪」動。「飛兒」。漸漸上升念缺，離開地面望着洗砂廠、煤廠、水池，高聳冒煙的煙囱，綠色的六從，漸漸都伏在地上了。在綠的老陰山、瀑布似的「紅石岩」，滾滾的由頭上撲下。心「砰！砰！」的有些跳。「手拉好鐵索呀！」老李知道索道上的危險警告着。「忽！嗶嗒嗒……」一聲，「鐵索輪」念駛上索道節頭，耳朵震得「弗弗！」的風吹散了頭髮，蓋住眼睛，喉！我們嚇掉了。每個人的臉變了色，要是這時由這高空跌下去，一定跌得身碎骨爛！」

「不怕！不怕！」我壯膽的輕聲自慰着。繼往上升，地面上的房屋，堆堆，樹，小得一點點大，簡直別不出來了，只有鮮明的水池在閃光。整個箇舊的大地，都在眼前了：格于形的綠、黃色整齊的田野，煙霧燒霧的市區，黑色的房屋，紅色的礦山、土地，閃光的河流、水池，交織成一副天然彩色的美麗圖畫。公路、鐵路、馬路好像幾根有色的線，在拖著整個的畫面在移動，在跑、在轉……

隔分鐘後，「飛兒」就慢下來，停在老陰山頂的兩座黑魃魃的「柏枝林」里，就們洞一般的礦倉口中了。

本來「飛兒」是一直可以駛到馬拉格，因為「索道」工程裝置年代久遠，有些「節頭」靠不住，會有斷的，有危險，所以來往馬拉格的人只有走路。我們下了兒。三個人踏宏道設施在飛兒上的可怕、嚇人，也遠抬清頭，望着山區個山頭到那邊山頭——到馬拉格的索道，「飛兒」成串的在高空裡來往，念較、雅嗡。

從老陰山到馬拉格，我們走了兩個多鐘頭，驛上哪人影都沒有，邊看一個，往着的蘆荒的馬路，礦山，與光滑的路石，如今已經都生了水銹；山坡上私人的「伙房」（註十一）也已東倒西歪，只見樑柱、破瓦、碎的瓦片，卻看不到一個人影。「窩路」（註十二）口，都被荊棘、茅草、青苔長滿了，再也沒人鑽進去。滿山的「蔣荷菜」，又燒、又肥，無人要，任憑崗風吹老它，太陽晒黃它。只有公司的索道，飛兒，紋車房的機器、快鍋爐的非架、索堡，在靜寂的山間閃動、旋轉、迴響。只有孩單單的四個弟兄（礦工）原開、眼個的在那里慢級級的推着山「吊井」中拉上來的「礦」，在個在堆倉中，好供給「飛兒」裝運。我們想在這里買一盆「洋火」準備下吊井，換不坑川，但跑遍了馬拉格的地方，都找不着做小生意的，礦山是冷落了、荒涼了。

在較東廚裡，老李找到了他和熟的同事，人人都知道的陳師傅。一見面他就說：「你們來怎樣？這地方不行了。誰想信，大錫加不起價，弄成這個鬼樣子了。礦王會已有四五年不做了。礦王爺爺的身上泥，人刮破了，有煤、燭涂、抹碎在地上，神桌已被人砍了當柴燒。……」

休息了一會，從前跑廠的，吃了三口刀煙，和我們帶去的粑粑。他又說：「……你們要進平坑去？平坑中幹活的人，只有從前百分之一，四道平坑，只開着兩道，一道還積存着水。……」說完他就去把他家傳的索石燈、洋火拿來，換了水，裝好電石，我們就準備到吊井中去。

註一：「紅石岩」「飛突」必經的山岩，因為年代久遠，傲氣的黃土由飛兒上濺下來，雨水沖的洪，染紅了一片，光形危險可怕，也沒無數的人由那裏跌下來，死在那里。

註二：「塊」含有錫砂的泥土稱「塊」。

註三：「吊井」不地向礦直入稱「吊井」。

註四：「大擠塘」，礦洞擠在漏的地方稱「大擠塘」，又名「山穴」。

註五：「平坑」，礦洞裡走平路的地方，稱「平坑」。

註六：「抖推」，礦洞裡上坡的地方稱「抖推」。

註七：「大碗口」是礦裡含錫最多，人們往往抓一把礦放在一個碗中搖幌，淘洗，除掉紅泥一沿，水面現出飛礦大的「礦砂」。稱「大碗口」即多好的意思。

註八：「礦頭子」是堅塊的舊礦，稱「礦頭子」。

註九：「旺洞」，產礦豐富的礦洞稱「旺洞」。

註十：「跳樂」，是這地方青年男女談情組合取樂一種舞蹈，每年正月間山谷的寺廟裡，最普遍的事。

註十一：「伙房」，礦工休息、吃飯、睡覺的房屋稱「伙房」。

註十二：「窩路」即「礦洞」。

編者按：關於在吊井中有與的情形，作者把遠在另一篇文章中，不日續刊。

雜感

司馬牛

花生

近見市區中心某花生小店舖門口用油漆寫着一條廣告，「科學花生」。

在科學的大潮流中，即使花生還是昨天的花生，並且和幾百年前的花生也沒有差異之處，可是鋪子則非常以科學之名不可。

一定還有「科學的算命」和「科學的相面」，而且還有掛「民主」招牌的專制。

缺少的字

在外國語言中有Represent一字，還有Representative一字。前一個字，大家知道，意思是「代表」，後一個字呢，在我國語彙中卻沒有。

代表便來是「代你去發表意見」之意。但假如代錯了或根本代不了，那就叫做misrepresent了。

可惜中國話裏沒有這樣的一個字。

難民曲

白薇

一

雪花飛，
寒風吹，
難民流亡淚成灘！
一個走，
一個悲，
家鄉丟給了日本鬼。
沿着山坡，沿着鐵，
一步一步往前推。
渴又餓，
凍也累，
拖得脚來氣就喘。
逗風也逗雨，
作到淚來不能語。
病的病，
瘦像鬼，
破爛行李當寶貝。
過呀過呀過——，
日子過了一大堆，
從黃過過多，
過了中原過湘桂。
小孩叫，
老人累，
過到那兒都受罪！
雪花飛，
寒風吹，
難民流亡淚成灘！

二

雪花飛，
寒風吹，
難民流亡如潮水。
土堆捨的又捨出，
難民流浪轉成隊，
人民和土地同崩潰。
丟一處，
逃一批，
生怕敵人攔岔道。
逃家鄉，
捨命逃，
丟了小兒女，
走散喚爹和妹，
心頭爆炸肝腸碎！
窮哭啊，
時值啊，
逃呀逃呀逃——
景景地跟在人後頭。
嶺南逃嶺北，
南雄贛州又告危！
過年了，
不得回，
團聚喝風裂，喝淚？
雪花飛，
寒風吹，
難民流亡淚成灘！

三

回頭望，
鼻凄涼！
砲火轟轟又燒光。
燒房屋，
奪吉□，
屍首好堆到處躺。
踏平花草放去搶，
村莊變成大墓場！
鬼子狠，
像虎狼，
見了難民都發狂。
軍隊沿途退，
敵後天天搶掠搶。
死叫做，
哼喧喧，
難民前苦如窮羊。
逃呀逃呀逃——，
逃到那天那一方？
工廠遠搬去，
到處搬在路上。
天晴得，
我們的仇恨像天高！

尾聲

北風緊，
雪花搖，
難民要去打東洋！
打東洋，
打東洋！
抓來搶拌上戰場？
大家一條心，
打倒鬼子回家鄉。
鄉民苦，
苦難重，
永得唱轟轟哀歡。
人家逃年，
猶肉香，
我們何苦在逃亡！